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書 知舊門人問答

荅鞏仲至 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
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
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爲喜比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
之後繼以暄暖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熹衰病益甚最
苦拘攣不能信詘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此不
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
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
占不謹幸深原照

荅鞏仲至

掌丞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處佳福
足以爲憇熹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
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况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
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
爲此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荅書之
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
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
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
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
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簞瓢之句令
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
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

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
發之秘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
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
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
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
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
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還日幸望錄寄千萬之望
貴眷即娘一一佳裕兒輩蒙問感感昌父昨日得書已到
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前日過此嘗託
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煩爲轉達書中囑渠一二事幸爲
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荅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奉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幕府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雄麗精切歎服深矣簞瓢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盖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困來更望切磋商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遞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况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别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
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
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
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
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
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
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
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
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
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
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
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
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
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
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
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七首杜之秦
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
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
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
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
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
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况今老病百

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

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恠者况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

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
不待催督矣

荅鞏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徃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况足以
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痼日
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
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
深感愛念賤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
集中耳修辭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
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
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爲書偶數日臂痛不能運
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

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盖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
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
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
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恠
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
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
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
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
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
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
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
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

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畧同者或云

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爲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爲遣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爲數日之款幸甚

荅鞏仲至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遊起居超勝良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狷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景迂誌

文謾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
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
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
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
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
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
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旣
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畧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
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
識頗詳而以作者爲王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
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
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
言者

荅鞏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遞角中而詩卷乃
似有拆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
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爲之料理幸爲印一本來只用粗
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爲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
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嘆息但其間亦不免
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畧其間擊人者恐其
子弟避讐刪去如密奏條畫誅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

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熹又上

荅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他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雨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爲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荅鞏仲至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闔本就校卽刊修覆校尤易爲力旦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姉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惜也晁銘不

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於世也日鑄之
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爲報也

荅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
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
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
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未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
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匆匆附遞不暇他及未由承晤千
萬自愛

荅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
似成剩語若欲破蘇公茶圃之說則語又太畧兼亦本不
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王食之一端耳非如他
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
非事實又車運之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說果如何也夫爲
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
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
語勢似未妥帖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富公碑中趙
濟能搖之類也熹上呈

荅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
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
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
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

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間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痞滿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健謾知之著卦考誤無別本當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已已遭投削耳

荅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卽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造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糶變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况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徃生子之

家失救援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備之過將
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
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
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
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
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
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椿管俟來春以後
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
常垂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
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
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
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

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

卽鄉時去相見各六瑞者之族

衰退之人不當與

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啟口矣然其可否當
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
亟作此托任尉附便或發遞以行匆匆不暇他及直卿一
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
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荅鞏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
冬溫幕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爲慰水西之游甚恨不得
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
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
云病未能出戶不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聞先

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
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
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
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柔者坐以啟賀胡澹
庵謫安遠宰而死周益公尚議其人因爲檢長樂志則但
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爲扣其
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
書所論廩粟事不知已爲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
言也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書板樣
頗佳歲久計或漫滅然雙校亦不至精不知能爲區處因
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如能作此卽幸報及待爲
畧看過結緣也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

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荅鞏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欲作書而
不暇著卦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

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束之高閣此
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儔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荅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荅字獲審比日冬寒
復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
爲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喻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
錄得縣中所被倖廳公文■看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
俸尋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日之

朱子大全 卷五十一
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爲佳不可更待報矣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飽收還乃爲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卽俟丞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荅鞏仲至

昨日適中辱書且審比日幕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爲慰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爲所苦然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爲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湯薰似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喜足弱氣痞遇寒益甚此兩日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恠也楚詞板旣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

使其可以就加讐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爲參訂改定商量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一卷亦甚有功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巖老之兄尚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太作爲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尚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

如大明詩林與興叶

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他時經由得盡携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間門前衆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甚以爲撓今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爲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爲幸但以兩幅紙爲之此間却自可添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李邕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旣異今製而龜狀逼真雖稍破析然猶有生意也幸爲尋一木工巧於雕鏤者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爲望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爲第一流近聞復

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舊有之未必服藥之悞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久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稼軒憐之爲之呼醫治療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乏無力可周卹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荅鞏仲至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爲新歲之慶適中忽辱惠問獲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熹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修未旋了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賫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令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爲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只欲別爲一卷附之書後不必攙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諷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爲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彼中不知

已曾下手未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卽此中本更不須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難以一時所見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錄去或可并移書古田就取也畫笥許觀甚幸儻得附名尤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令草草爲之市工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嘗輒爲之贊今謾錄去幸勿示人也余君之作竟能否便中并望早寄及也石林胡僧頃亦見之蓋葉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自日少一日爲可歎耳龜跌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吳生玄武

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然九方臯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頃未之見世間此等遺落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久不得書欲徃從覓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賤跡累其升騰未敢啟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於前二公矣滎陽始亦甚趙趙令汪季路百計脅之乃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爲拯拔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爲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便却告專介爲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編禮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赴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禱悟

老聞欲爲志其塔果爾亦甚幸也

荅鞏仲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穎川陳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穎川穎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相所在流化

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秀方持杖從後長

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熹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文若亦小坐著鄰前于時太史奏真

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卽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侍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

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迎客七龍扶持朗陵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卽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鄰前事有不備耳凡此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更考後漢處士冠服教之

荅鞏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履佳福葉帥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

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携以見示此間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携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闕畧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太丘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閩中人不好事畫筆幾絕爲可歎耳禮書半藁略可寫淨旦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却寄莆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予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者亦

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熹衰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縷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 易簡

盡得孝弟便是仁 云云

立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歆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已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顏氏家訓六事豈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推此則貽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過全在不能去一

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別字上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
惇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氣習已慣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載內則三十有室遜友視志

男女之教溫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不必如此細碎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馬援之言自可爲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爲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說精熟久之自隨淺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荅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爲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荅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

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荅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顧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荅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尉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荅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荅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荅趙郎中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兒

提舉卽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旣而精力日衰失前
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况此事體之大不唯
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
據以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辨此今陳丈
君舉卽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
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旣久且
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荅趙尉

學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剡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面而遠
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實使之
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熹區區所得當也顧於
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辭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

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寅緣請得一觀
儻辱開許只託石滁州附上虞潘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
彼應時有便來也適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病倦
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爲門戶自愛
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宣熹再拜

荅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
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
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
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
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
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

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
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
方薰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
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
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荅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
百亦宜緜晦勿太向前爲佳

荅任行甫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
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
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抄取一

本亦佳也

荅任行甫

前書所喻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如之何只得竭力但
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

會言之類

乃爲佳爾况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

私如

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須犯此二戒尤爲
不便卽不若託以病或別作緣故以力辭之之爲愈也况
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爲去計豈可更當此
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
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
至今深以爲慮偶有此便謾附此紙不暇他及也

荅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數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荅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荅程傅之

熹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蘊者無從而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荅呂紹先

示喻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荅呂紹先

承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荅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
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
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
累又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
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荅潘立之

所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
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
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而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
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
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
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
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
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
也

荅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
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
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
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荅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
具言且審卽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熹學

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
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奧
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
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跼伏未有趨
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
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
壽祉是所深望

荅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
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
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者實持守不
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

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荅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
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
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
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
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
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
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克之以光大雖至
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聘於末流竭精憊思惟
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
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荅陳頤剛

袁孀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以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矧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

胃中之竒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况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荅姚掾

一云荅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荅林質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躡等遽論熹已於四子後序中

已畧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
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
也

荅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
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
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
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
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荅范叔應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
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
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
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荅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警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覺
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
之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
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
忘者亦非所以論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
心性之別以爲心能惑性則又可疑之大者熹嘗謂有是
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
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是也是三者人皆有
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

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荅吳深父

示喻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荅朱岑

昨辱枉書爲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群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爲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熹請得以所聞爲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荅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荅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
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
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
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
衰也但今雖幸畧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
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
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
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
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
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

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
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
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
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
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
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
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
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
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
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
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
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

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荅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荅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答或人

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自此已下共十書元題答或人
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昨來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并納還鄙說或恐未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制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已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林老禪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大抵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

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藏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荅或人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師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徇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宜有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爲患不得試爲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荅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熹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卽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

見得分明反復涵泳此是要切功夫淺深之辨本非學之急務也

荅或人

謝游揚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畧可見矣

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闢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為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

無謚稱爵

如云王荆公

無爵稱官

如云范太史

程張門人及近世前

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

如云張思叔

或兼以號舉

如上蔡龜山衡麓橫

浦之類

今人稱郡姓名

如東萊呂某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如云章惇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克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克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躐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為證也

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徃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慤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 止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寡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為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惟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正四語為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并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為非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并田肉刑相類比自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

云云

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爲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

云云

至物我俱敗矣是量方之事伊川元城

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乃爲知止之事
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

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溫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爲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
後用工也

荅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
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
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
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
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
未死當更於閑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
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
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
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荅或人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日是要
識此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似太高遠反不的
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爲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
及博愛之謂仁又荅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
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二者向見何
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
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
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荅順之此可就取
看有疑處却喻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
句竒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畧
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爲記
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紬繹令意味浹

朱子大全 卷五十一
洽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蹉跎奇險也

荅或人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話說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

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荅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淡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以聖爲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筭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邊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爲非也盖理則純粹至善

而氣則雜揉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鄉原是一種小蕪曲謹阿世徇俗之人今日云云非其義也又云胷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實曾用力之人與他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他人所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免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會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

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曾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荅或人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克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

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荅或人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係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

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大皞也

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籍書籍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

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陸氏

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已姓黃帝之子

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姪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姪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

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

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

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寵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

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

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

攔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

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

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

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知春

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

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

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以秦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邠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五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其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攸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上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言真偽之說詳見本論此

未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二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文合為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材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師仲

丁河直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承
王政將滿姑肅慎之命毫姑九四十二篇也今亡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子壁

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

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林之

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

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

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為一以既畢會國有巫蠱

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

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未征

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

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

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

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

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

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也是也大抵書之

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

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

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

所撰彙括潤色粗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
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
共為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
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為三
十四篇并偽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

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
 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
 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
 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
 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
 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畧同者
 疑即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
 此篇必是張霸
 所偽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
 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
 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
 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

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
 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
 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
 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
 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
 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
 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
 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
 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篇堯典雖
 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
 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
 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堯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此篇古文今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日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比例也稽考也

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為體而明為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強勉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寔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

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嘆美辭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近及遠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辰敬授人時

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為曆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璣衡之屬是也日

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獲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

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以下四節言曆既

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日暘谷者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晨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

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厥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

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旱曰陵浩浩大貌滔漫

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僉眾共

之辭繇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不然之辭方

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已意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

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繇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繇

俸直是其方命敗類之證也岳曰則四岳之獨言也異義

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

賢於繇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矣言無預

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

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

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嬀於虞帝曰欽哉朕古人

自稱之

通號異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入居我之

位乎蓋丹朱既不肯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

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

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

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群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

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是人

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瞽無目

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

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至於大為姦惡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

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

婦之問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

尤切也釐理降下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嬀汭水名在今

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汭水北一說亦水名一說小

水入大水也蓋山水皆自北來人可居處多在所交之北

故舜所居在嬀之汭也嬀婦也虞舜氏也謂其家也言治

裝而下嫁二女子嬀水之比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帝

曰欽哉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舜典古文有今文

合於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朱子大全

卷五十三

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溫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

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有此四者

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今按孔疏梅頤奏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

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文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

興於大航頭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直方與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蓋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其所傳無此二十八字梅頤既失孔專故亦不知有堯典故其傳無此二十八字姚方興

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本經而并及孔傳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但未知

一編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舜典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司徒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

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

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善

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

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又其南二十四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科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解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陰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此璣璣王衡之遺法蔡邕以爲近得天體之實者也○洗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璣飾璣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位以準地而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鏡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

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風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爲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跬損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爲小窾以受王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而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南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比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也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

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宗尊也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

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

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嶽群牧班

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瑞於羣后輯歛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

王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

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

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嶽四

嶽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氏曰輯五瑞徵五等諸

侯也北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

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

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同羣

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則又頌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宗柴望絕秩於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五玉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噐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

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孟子曰天

日巡守巡守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

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

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禮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祝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上

篇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合之也同審而一之也

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為陽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

三分有奇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

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

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

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

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于二百以爲衡而十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

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

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

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所用有不同者則審而一之也

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

於律其法則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也五王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

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王三帛二生一死所

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

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觀皆執此贄也如五噐劉侍講

朱子大全

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畧亦類此蓋因虞夏之禮而損益之故其先後詳畧有不同耳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不知何据今未有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而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氏以爲但言藝祖者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同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治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氏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則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

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肇始也十有二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也古者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內爲冀州而帝都在焉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恒山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州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圖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正辨九州之域有楊荆豫青交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自何時復合爲九也

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刑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愆殺人傷人穿踰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未垂華官刑官府之刑也朴夏楚也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

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贖罪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猶今刑之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憐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罰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則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而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為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庭之東恃險作亂者也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或云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

流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日殂體魄歸于地故日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古者謂畿內之民與列國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海內之民則不為服唯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讓舜為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按堯十六即位通計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

月正元日

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

月正元日

舜格于文祖之朔月月吉謂之吉日也月正猶月朔謂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此云喪畢之明年不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既告廟即位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咨十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咨十

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畧而後致其詳也淳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在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德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

哉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庶事而順成庶類者乎僉眾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時有在朝者也禹崇伯鯀之子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也時是懋勉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是則指此百揆之事而言也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稽首首至地暨子氏封於商臯陶亦臣名也俞前者然其舉汝往哉即契姓子氏封於商臯陶亦臣名也俞前者然其舉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時稱舜曰以見自此以上稱帝者皆堯也自此以下稱帝者乃舜也則堯老之時舜未嘗稱帝亦可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謂有阻也后君也矣○

如所謂三后后夔皆百有爵士之稱也稷田正官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於其理而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寬裕以待之欲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迫切虛偽免而無耻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帝曰臯陶蠻夷猾夏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惟明克允循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奔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

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有者也五宅三居者
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而分土惟
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
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
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
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

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
往哉汝諧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
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
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植之工皆是也帝問
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各有巧思莊子曰灑工垂
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
與二臣名也往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能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
藪也虞掌山

澤之官也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益臣名也高辛氏之
子有曰仲虎仲熊太史公曰朱虎能熊羆為伯益之佐前及
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爰以積竹為兵建於兵車者斨
方蓋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二人豈能為二器者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
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

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
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蓋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
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
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
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胥長也自天子
至卿大夫之適

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
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
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
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揉之也所以教胥子者欲其
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
以蕩滌邪穢對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
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
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
永言既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

朱子大全
卷五十二
上

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人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則蘇氏曰：舜方命九宮，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帝曰：龍朕聖，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殄絕也。絕善人之事也。師，眾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

伯夷、咨四岳而命之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之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土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庶績咸熙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臣乍叛，故治水之際，三危已宅，而猶有不即工者。及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

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南方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字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此言舜生而側微至三十年堯乃召而用之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一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而其間嘉言善政以為未盡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未盡者

阜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古文有今文無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謨謀也命教祇敬也帝謂

舜也文命敷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王氏以為禹號蘇氏曰非也以文命為禹號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吳氏曰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為之皋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曰德者言其德化之深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常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吝已者矣

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無告困窮也帝謂堯也

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皆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氏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漢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鄙謂都為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或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

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固為有理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堯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譽其美而不見其勸勉規戒之辭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只依舊說贊堯為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字本訓由故又以為所當由之道也言

天道無常隨人所行之順逆而應之以禍福猶影響形聲以終上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艱者以此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

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儆與

警言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虞度也言當儆戒於無虞度之時請戒於無形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游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或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成就也言有所圖為探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入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性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之言如此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

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於一已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意念哉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卑勿壞於

美之辭也益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修其德者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為政之道不在乎他特在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

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作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則民生畧遂而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

矣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百穀本在木行之數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惟叙者言

朱子大全 卷五十二

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叙惟歌者則以
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
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
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
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
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
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
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日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
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

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
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日耄百年日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
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

勤勞之事而汝乃能不怠於其職故命之以攝帝位而率
衆臣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
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總堯之衆
爾未能遽宅帝位也故其命禹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
力行之

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
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攝
位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
以率帝之衆者惟在於皋陶舍皋陶而求之亦無能及之
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為惟在於
皋陶而允出於心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無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舜
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
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為兄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
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以
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今乃臣庶罔于予正而民情又
皆合於中道無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無所施矣允此
皆汝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
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

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後其善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輕以治之功已成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罪之輕重未明而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欲殺之則恐其實無可殺之罪而陷於無辜不殺之則恐其實有不常之罪而失於不殺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而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以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取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其所願以至于治教化之行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從之

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降水洪水也古

文作洚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迹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既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言禹自許能任治水之責而果能治之是能成其信也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叙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自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宜作赫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爾蓋古字亦通用也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丕大績功也指其成允功而言懋乃德者彼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績者彼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言汝有此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

是皆舜方命禹以居攝未
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

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

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此言可愛者君而可畏者民也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君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

以君非民則無與守邦而為獨夫也故為人君者當自警戒以謹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願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其位永為下民之所愛戴而不至於危亡也若不恤其民使其至於困窮則天命去之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人君之所願欲也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好也戒兵戎也蓋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故戒之命汝其慮已審矣豈容復有他說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枚卜請歷卜之舜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故請歷卜有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卜筮之官也蔽斷昆後也習吉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已定而衆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龜筮無不協從矣况

卜筮之法不得習吉今又何用更待枚卜再得吉兆乃為可乎再辭曰固母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

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宋史卷之二十一

金滕說

金滕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此叙周公請命之事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群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止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啟伐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為詩止謂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戩狼跋之詩

秋大熟止弗敢言金滕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言叙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止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

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林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

國於函十世至太王避狄人之難於岐山之下文王遷于
豐武王遷于鎬部在漢右扶風簾縣函在旬邑縣函鄉岐
在美陽縣波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函又在岐西南昆明池
所謂鎬波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函又在岐西北四百餘
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王氏
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
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
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茲殷頑民遷以自近洛
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
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官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
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
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 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

步自周則至于豐 傳曰於已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 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 傳曰太保三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傳曰

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
丙午與上既望同意 劉諫議曰越與奧同奧若發語

聳也來三月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 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

王氏曰經其南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洛汭洛北之水 疏曰庚戌三月七日

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觀于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 疏曰十一日也 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 越翼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

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此間當有告卜事 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疏曰二十一

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遍舉五服者文略

耳邦伯州牧也葉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眾也 王

日周公以書命邦伯而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傳曰大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至覲於王以下篇告小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此惟陳氏以為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王以及周

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此說最善葉曰禮諸侯朝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

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告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元子者天之元子

陳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此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

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

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於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

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若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

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

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

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

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鬼陰也故降而在下鬼氣陽

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鬼敬而氣

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

與天為一葉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

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惟說有夏敬德故天

道亦降格以保之而向也稽考也若順也

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自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

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

則天保佑之後王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

謀自天言觀天之命所去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

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 蘇氏曰王雖幼

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教其德不

敢遲也用顛畏于民者者暑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

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 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 棟氏

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

定邑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稱周公言常作大邑而自此

祗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戒 王先服殷御事比

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林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

習不同事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

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

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

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

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

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

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

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言也或曰服亦事也

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

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

厥德乃早墜厥命也 陳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之受命

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

敬德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

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

朱子大全 卷五十二

于上則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其惟王勿

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

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

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其師之以此

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後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事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曰刑儀刑也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天命也陳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曰王能敬

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拜手稽首曰子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庶殷雖已不作然召公憂其

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雖周之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

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顯于後世林曰讐民百君子猶頑

民而謂之多士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天永命而

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祀上下而祈永命洛誥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蘇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錫為宗周使來告

王在宗周遣使告之作洛誥葉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為王城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畧定其位於洛

洎故周公復至而再卜也此篇非一時播告之辭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洛誥蘇氏曰此處有簡脫在

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氏曰

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者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言告嗣子王矣

有復於王之復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未子大全

六五五二

三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

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乃卜澠水東

亦惟洛食

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周公營洛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

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葉曰卜者先墨龜為兆而令之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求吉不過乎三既

上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澠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以召公之卜而復以三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

召公之卜為定也傳以澗東澠西為王城宮室宗廟所在澠東為成周遷殷頑民之所諸儒多用其說而陳氏姚氏

之說尤詳今見別論佯來以圖及獻卜

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傳曰

以配天之美命王氏曰姚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

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

得卜而來見公遂公既定宅佯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

人共貞

貞猶當也○葉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而以示天下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

以成此休常

拜手稽首誨言

拜受公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

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

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

邑咸秩無文

傳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

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歲次秩而祀之

也○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

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

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

今王即命日記工宗以功作元

祀今王乃命曰我嘗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之類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

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汝所自教之工乃我之朋

猶言太史友內史友友邦冢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似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

此周公述王言也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

弗其絕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

皆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往新邑倅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嚮就其有僚矣明作

有功之事務為惇大之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歎裕

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

暇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

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

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如是則是成王實啟此亂而遺

周公以憂勤不暇也蘇氏曰小人萌以說人必簡於禮

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

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

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陳曰予嘗以此思之則知文帝却千里馬

而漢景重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慶乃時惟不求

哉棊輔也慶勉也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

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頌朕不暇篤叙乃正

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予之父武王也厚叙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

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叙武王之業而難之意也我民裕矣

朱子大全

則彼殷民以教民為裕亦無有遠而不至者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蘇

稱秩元祀舉大祀也言此數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

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予冲子夙夜咨祀

蘇曰祭則我冲子我歸宗周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導我厚

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上文王曰兩

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節度留後之意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糝公功迪順也亂治也四方雖已順治而猶

功○葉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且使周

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

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此正與

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公無困哉言公

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周公拜手稽首曰

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

召詔蘇淫用非彝論洛誥王復子疏陳二家王○惟七年葉說在

下○康誥日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若曰史文其言而撮其要畧也陳○

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則無或劓刑人矣言其責之在已也先儒作四句讀曰

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弔茲惟

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

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

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

我得罪也好葉說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

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又民而實非德

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

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文王之敬忌忌惡也惟助成王

德顯句越尹人祗辟越及顯民明明德於民也

惘瘵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惠不惠懋不懋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亦通不典

武爾古註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透王

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已○蔽時忱陳說陋○至誠○殄享

○世享皆謂享於天子

武成月日譜

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

壬辰旁死鬼孔注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日○

戊午師度孟津二十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朔大盡即是辛酉朔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日辛酉朔即是三日○甲子勝商殺紂武

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閏月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鬼推之若不置閏即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

三月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已丑朔一若前一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夫三小則戊子朔二夫二小則巳丑朔一夫三大則庚寅朔

王來自商日○既生鬼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

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 ○丁未祀周廟 或十九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

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程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 按張霸偽書有武城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城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

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
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此下當有關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

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畧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

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

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

生魄在丁未庚戌後盖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

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

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

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

朱子大全 卷五十二
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徒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